

教育部第二梯次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
大學校院通識教育巡迴講座

計畫成果展暨教學研討會

馳騁想像與謙卑反省——
「大學校院通識教育巡迴講座」講師與協同教師
的教與學

張靜如

國防大學中正理工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教育的開始與結束，都是謙卑。謙卑是深深地感到自己的不足。----

所以真正的教育在於自我反省，這種自覺，就是教育的真諦。——法拉第

一、前言——類不悖，雖久同理

一百九十二年前(一八一三年)，電機工程學之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還在英國皇家學院實驗室當助理時，在給好朋友愛伯特(Benjamin Abbott)的信上描述：

有些學生就像瞪羚(羚羊的一種)一樣，眼睛大大的看著講台，但腦筋一片茫然；有些學生是來看戲的，不僅上課的內容要配合他們，連教導的方法都要適合他們的胃口；有些學生就像蜜蜂，上課不求甚解，只求把一切內容抄回去，你問他上課學到什麼？他說：「嗯----嗯----都一樣啦！」有些學生就像膽小的小鳥，一點困難的教材，一點邏輯的推導，他們就想往教室的後門

溜出去。¹

讀到這一段方才憬悟，不論今古與科目，原來作為教師的處境和挑戰都是一樣的。基於教師的本能，接下來便急於知道法拉第對這種狀況有何建議？

因此，什麼樣的教學適合每一種學生呢？我認為是在上課教導時，除了在重要的地方用圖表說明外，最好同時示範實驗，以增加教學的果效。²

講解時使用圖表與現場示範的好處，或已在他時他處(例如大學時代參加演辯隊)知悉，但於此更獲得驗證與增強。參與「大學校院通識教育巡迴講座計劃」擔任講座講師與協同教學教師，對於久任教師者不單是類似的驗證與增強的經驗，尤其因為跳脫平日固定的教學環境與模式，而能更廣泛的接觸同行、切磋觀摩，更恣意的馳騁想像、實驗構想。因此在承擔「教」的責任之外，更多的收穫在於過程中的「學」。³

由於在此次計劃中參與了多重角色——(一).全國性(「文學領域」北區二，負責錄影學校)與地區性巡迴講座的協同學校聯絡人(國防大學中正理工學院)；(二).地區性巡迴講座的講師(醒吾地區；課程主題「生命與社會關懷」)；(三).地區性巡迴講座的協同教學教師(通識選修：「哲學與人生」；與洪淑宜老師合開)。因而回顧這一學期的生活也特別多采多姿，例如：擔任地區性巡迴講座協同教學老師的「哲學與人生」最後一堂課，有一組同學作完期末報告，以合唱「朋友」為結束，隨著紛紛加入唱和的歌聲、現場彷彿畢業典禮般離情依依；為擔任地區性巡迴講座講師，主講「希臘神話、人生與邦國」這個題目，而整個暑假沈浸在希臘神話中，連國小剛畢業的兒子也耳濡目染，開學後他欣喜回報，自己答出了老師連問五個班，沒有一個人會的典故；接待全國性與地區性巡迴講座講師的點滴，如：李瑞騰老師瀟灑的縱車過校門不入，快開到石門水庫去了；熱愛收藏模型飛機的林文義老師，上完課連愛喝的咖啡也顧不得，急著先去看校園中擺置的幾架真飛機；驚喜的發現辜琮瑜老師是中正理工學院的媳婦，還和我有共同師承；尉天聰老師、應鳳凰老師和田詠萱老師都上完課還盛情贈書；應鳳凰老師、

¹ 張文亮，《電學之父——法拉第的故事》，(台北：文經社，1999年)，頁43。

² 同註1。

³ 關於這一點，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在醒吾技術學院舉辦的「大學校院通識教育巡迴講座計畫檢討會」上，與會的協同老師都有共鳴——參與此次計畫的老師，收穫比學生還大。

游惠瑜老師、林賢得老師、陳亞玲老師都有鶼鶼情深的另一半，演出令人羨慕的溫馨接送情；莊宜文老師 e-mail 來謝難忘的薰衣草香、音樂與暖茶的款待----。因而，除了「教」與「學」的歷練，這個計劃尚有其他人情雋永的功德。

二、怎麼做？

參與「大學校院通識巡迴講座計畫」，在個人而言其實是個圓夢的計畫，因為多年來一直夢想在學期課程中實驗「協同教學」與「校際師資交流」，但礙於現行規定迄未兌現，同時，在兼任政治系主任期間也苦於地處偏遠、經費有限等因素，未能經常性邀請校外老師到校演講，如今託教育部與總計畫之福終可突破限制、畢其功於一役。此外，在收到計畫書後發現，本院是所有軍警院校中唯一有幸享受通識教育巡迴講座之利的，更是分外珍惜此次機會。

(一). 全國性與地區性計畫協同學校聯絡人

一個人如何行事，大多是學習與歷練的前行素修所致，有時很難說清那個結果是受那個原因的影響，但關於通識教育情懷的浸染方面，個人卻可以清楚的溯源得益於幾位前輩的言行示範，例如九十年曾為研究案(「軍事院校「核心課程」設計與發展之研究」)走訪多所通識教育績優大學，在素昧生平唐突打擾的情況下，卻無一例外在每處都受到通識人的熱忱接待和傾囊相授，像台大共同教育委員會黃俊傑主委和共同教育組徐治平主任，就為我們這一行人耗費了一上午，縱談台灣通識教育的沿革與台大經驗，閒談教學時黃主委提及，他儘量在上課前廿分鐘在研究室獨處以醞釀情緒，好適切融入與表達待會課堂上要講的主題，在個人的感受，只此一端已足以示範「教育作為志業者」應具的虔敬；又如成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彭堅汶主任，明明臨時有事要趕飛機上台北，卻不讓遠來的我失望，仍以最多的可用時間傳授通識課程改革的成大經驗、耐心回答提問並找齊所有可提供的書面資料相贈；前往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組時，馬銘浩主任也在百忙中騰出整個下午，傾談淡江核心課程改革方案、溝通歷程、實行現況以及私房心得，在他熱誠具感染力、引得笑語盈室的說明後，同樣也是提供所有相關資

料讓我們滿載而歸；彰化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的卓播英主任，則是邀齊了中心內的共同學科蔡泰彬主任、體育室楊忠和主任、軍訓室許龍君主任一字排開共同答客問，一上午內容充實的晤談，同時讓我們見識到團隊合作與熱忱服務的組織文化，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知道我們還要繼續南下訪問空軍官校，於是四位主任外加兩位助理拎著為我們準備的便當邊走邊談，直送到停車場上了車他們還在溫暖揮別。巴斯噶(Blaise Pascal)說得好：人德性的力量不應以特殊成效來衡量，要以他的日常生活來衡量。⁴通識教育除了理論與方法之外，還有更重要的——教育者本身的內在精神與表現風格，這些也都要從「日常生活」來衡量，而上述前輩所授工作經驗以及「日常生活」中自然展現的真誠、虔敬、執著、恢宏、教養、熱情等，予我全方位學習的機會。因而在以下行政事務與教學支援方面，常思揣度、倣效前輩的精神與風格，盡力而為。

1. 溝通與招生宣傳

意欲參與計畫後，首先便是與院內長官以電子郵件與面報方式多方說明以獲取支持；其次為選擇適宜開課時段與場地，以地區性巡迴講座時段(週三下午)為例，恰為本院某年班體育課時間，因而調至週三上午與其他學校實施時間不同；另外，及早預訂容納量大且視聽設備最好的教室；招生宣傳方面，為讓學生詳細了解課程相關訊息，一方面自印彩色傳單利用各種集會場合廣為分發，幾至有選課資格者人手一張之地步；一方面請政治與文史系老師在上課班級加以口頭說明。

2. 教學支援

第一次參與計畫擔任學校聯絡人，為作提前準備與即時處理突發狀況，開學前便將每週三、週四講座上課前後的時段完全騰空，已排訂的課也先行調開以全程待命。同時為使賓至如歸，全國性與地區性巡迴講座講師蒞校，皆親自接待迎送，課後準備便當與土產花生糖伴手禮，如時間許可者安排校園導覽；此外，積極爭取校方支援，凡有交通困難的講師，一律派專車接送(計畫兼任助理隨車陪同)。必須說明的是，所有先期準備與行政支援工作，其實擔待最多的是計劃兼

⁴巴斯噶著，劉大悲譯，《巴斯噶冥想錄》(台北：志文出版社，1991年8月)，頁347。

任助理黃佩瑩上尉，文化藝術所碩士的她細心周到、任勞任怨，總攬綜理講師聯絡、隨車接送、講義印製以及一切預料中或意外發生的疑難雜症、瑣細事宜，而她「自我要求」的標準、往往比我對她工作要求的標準高，所以除了慶幸得人、衷心感激外，特別要將此次計畫整學期運作的順遂歸功於她。

(二). 地區性巡迴講座講師

基於法拉第的建議，適合所有類型學生(瞪羚、蜜蜂、小鳥和看戲者)的教學方式是「在重要的地方用圖表說明外，最好同時示範實驗，以增加教學的果效」，因而在準備巡迴講座講稿的同時，也蒐羅了相關相片、圖片配合重點文字製成廿七頁的 PowerPoint 檔(如附錄一)，另穿插影片(約兩分多鐘的「特洛伊」電影預告片)以供現場播放。

1. 講點「亞瑟王」，再談「上帝」

赫塞(Hermann Hesse,1877-1962)曾在其散文集《輕微的喜悅》中，提及一則修道院軼事：

方丈吉布哈，習慣於每天早晨對院裏的僧侶講述上帝、神之本質和神的屬性。他這麼做，一定不單單只為了自己是一個學者、一個教條主義者，而是必須也要具有真正崇高的情操，因為不然的話，他可能在態度上會對待學生更嚴厲和一本正經。----但一天早晨在講課時候他的眼睛落到了一排排的聽眾上，發覺他的那些和尚徒弟們在底下打瞌睡、嘻皮笑臉、自我陶醉、擠眉弄眼——或者，乾脆呼呼大睡。他並沒有訓斥他們----他只是停下來，換了一種腔調，就像是要介紹一個新的東西似地，說：「下面的事情是生在著名的亞瑟大帝王朝----」這時候所有入睡者都清醒了，嬉笑者和陶醉者都突然警覺，所有的聽眾都注意傾聽，對這則軼事發生莫大的興趣。但方丈看了看四週，看到他們眼睛裏所流露的期待之後，善意的數落著：「天哪，要是我開始告訴你們亞瑟王朝的故事，你們全睜開眼睛注意。可是當我想要給你們講述上帝的候，你們卻都睡著了。」⁵

⁵ 赫塞著，林建國譯，《輕微的喜悅》(台北：楓城出版社，民國六十五年十月)，頁 12-13。

這則軼事間接指點了作為教師(或演講者)的我們，多少要有些傳道的情操和儘量寬厚的心腸，同時也道出了人之常情的一面——學生愛聽精采的故事遠勝於大道理。問題是教師的責任就在於宣講大道理以引導向學與向善，因此，我們可以學吉布哈方丈，在適當時機以說故事為手段叫醒學生；當然也可以實驗，一開始就說故事抓住學生的好奇心與注意力，讓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分神(甚或找到內容蘊義契合大道的故事，「手段」本身就是「目的」豈不更妙)。因而，這次所擬的講題「希臘神話、人生與邦國」，從開頭起就有一個接一個的神話故事，所要宣講的道理則夾敘其間和放在演講的結尾。(演講全文如附錄二)

2. 托爾斯泰的忠告

托爾斯泰嘗言：「真實的學問有兩個明顯的特徵，第一是內在東西，亦即學者不考慮自己的利益，並且犧牲自己，完成自己的使命。第二個特徵是外在的東西，亦即學者的著作可以讓所有的人都看得懂。」⁶學者的著作所以讓人看不懂，雖有可能是學者故弄玄虛，更大的可能是讀者欠缺背景知識、不明術語。此次課程由於傳講內容為先哲的大道理，講者當然談不上有何學問，但仍記取了托爾斯泰所言以自我惕勵：在授課時特別注意聽眾的理解程度，盡力把先哲的思想精華講得人人都聽得懂、聽得進去。

3. 聽法拉第的？還是歐姆的？

上課筆記應詳細記？還是摘要記？電學界的兩位大師就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法拉第主張詳細記，而以電阻理論聞世的歐姆(George Simon Ohm,1789-1854)則主張摘要記。法拉第因為只有小學畢業，任何向學機會都求知若渴十分珍惜，同時他強調作筆記可保持注意力、避免心思渙散，所以他當學生時不僅鉅細靡遺詳細筆記上課內容與腦中閃過的想法，回家還要用自己的思路與語氣重謄一遍，並就上課內容疑點再去查書、默想、實驗與老師討論，以為第二份筆記的補充。⁷歐

⁶ 托爾斯泰，《人生之道》第十九章。轉引自林鬱主編，《托爾斯泰語錄》(台北：智慧大學，1994年11月)，頁246。

⁷ 同註1，頁39-42。

姆則反對教室有桌子(有時候連椅子也最好不要)，原因是：「上課抄太多筆記，哪有時間思考？」所以他要求學生隨身帶一本小筆記簿，記錄上課摘要，每節下課他會發厚厚一疊自己寫的完整講義，讓學生帶回去閱讀。⁸作為巡迴講師並無法也不須要在學生筆記上作要求(或許協同教學老師可以要求)，不過我們可以從寬假設：我們的學生大概都像歐姆教室的學生一樣，縱然上課作筆記也只作摘要。所以也應該學習歐姆老師，讓學生帶點東西回去研究。因而這次演講前早早請助理印發一疊厚厚的延伸閱讀資料(篇目如附錄三)，方便同學事先獲得背景資料，課後還可進一步深入閱讀。今年一月在醒吾技術學院開巡迴講座的檢討會時，輔仁大學劉富容老師一見面就高興的說，期末報告讓同學自己選印象最深刻的講題來寫，結果左一篇、右一篇大多寫的是「希臘神話」。在縱容自己「人之常情」的竊喜、虛榮一下之後，馬上回神告訴自己，這絕非本身有何能耐，可能只是印証了兩件事：第一.大家都愛聽故事；第二.印發延伸閱讀資料能讓同學在寫報告時有所依憑(幫助回憶或激發靈感)。

4. 文王一怒安天下？還是——

學生打瞌睡怎麼辦？年輕氣盛時曾經一度「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但事後思忖自己是儒家、還是少用法家手段——至少要等到最後再用；此外「黃狗偷食，黑狗遭殃」，現場其他守規矩的同學也無辜受怒氣波及中斷聽課，其實對他們並不公平，因而往後儘量想點別的辦法，如：自我解嘲(像自嘲是「桃花女」，經常要鬥「周公」——有一齣戲叫「桃花女鬥周公」)、上課時四方遊走、問問題、打瞌睡者罰背「莊周夢蝴蝶」(此篇背過，下回再睡接著背「老子」)等等。這回地區性巡迴講座看一位美女老師上課也學了一招，她笑咪咪的走到「養神」的同學身旁輕聲說：「噓！我們別把他吵醒了。」全班忍不住笑出聲、自然驚醒了這位同學，在抓耳撓腮一陣不好意思後、這堂課就再也睡不著了。其實我們只要看看前人碰過的陣仗，就該慶幸我們的遭遇還不算頂糟的：

有一次法拉第在講解空氣引擎的原理，大家正仔細聆聽時，坐在前排的富勒

⁸ 張文亮著，《回到起初——科學大師發現的起點》(台北：時報文化，2003年)，頁103-104。

爵士睡著了，他是一個胖子，他的鼾聲愈來愈大，而且就像引擎一樣，呼嚕、呼嚕作響，忽高昂又低沈，頗有節奏，後來打鼾聲超過演講者的聲音，法拉第只好暫停，有人用手肘碰一下富勒爵士，他睡中忽醒，以為演講結束了，站起來，大聲鼓掌，並叫「好嘿！」(bravo)引來哄堂大笑，在笑聲中，法拉第繼續講課。⁹

最重要的是，事後法拉第也沒有責備富勒爵士，以下這句話不知是法拉第本人還是敘述這件事的他的老友愛伯特的意思，但聽來似乎也有點道理：在科學教室睡覺總比在附近遊樂場游盪要好。¹⁰

(三). 地區性巡迴講座協同教學教師

擔任協同教學教師過程中首先值得珍惜的是，找到志同道合、富於默契的好搭檔，彼此能互助分工。和我一同開課的洪淑宜老師就是這樣的最佳拍檔，在事先商定學期評分與分工事宜後，我們在第一堂課就印發學期評分說明與課程進度(每週講題與講師)、人手一份，同時依計畫將合堂上課的兩班同學打散分為十四組(配合十四講次)，每組各領一題自選的喜好講題，要求全組事先蒐集該題範圍內的相關資料、並加強研讀先發講義，成為該題的專家，課後以組為單位繳交「小組專題報告」(內容含蒐集資料、講義研讀與上課心得，以及課堂討論、問答內容綜整)作為平時成績評分的依據。這些「各題的專家們」在講師上課完畢，自自然然成為主動問問題的主力，而且因為有準備、表現較為沈著順暢。中正理工學院以校地而言算是大學校(六十四公頃)，以師生人數而言卻算是個小學校(不及兩千人)，學生全體住校，所以彼此不熟稔的也依稀相識，容易打成一片也方便團隊合作，尤其軍校中有紀律有倫理，班代舉凡點名、派公差、收發報告講義、課後聯絡等事無不負責，全體配合度亦高，完全不須老師操心。還有幾位熱心服務的義工同學負責照相、操作器械與保證教室設施正常運作，擁有這些優勢與翼助，因而擔任協同教學老師的負擔就減輕了，較能專注的在課堂上和同學一道吸收巡迴講座講師提供的新知與卓見(我們這些老傢伙可比學生「識貨」多了！所

⁹ 同註 1，頁 186。

¹⁰ 同註 9。

以協同老師們才會在期末檢討會上熱烈共鳴——我們這些老師聽課的收獲要比學生大得多)；從容的以輕鬆心情招呼遠來的同行，以及有餘裕和同事、助理、學生溫馨相待歡樂共處。值得在此一提的是，本院另一班全國性巡迴講座的「文學鑑賞」課，協同教學的栗子菁老師、許麗玲老師有些頗值學習的細膩作法，這些作法既讓座講師們備感尊崇與窩心，也讓同學從歷程中薰陶學習對人的尊重與體貼，例如兩位在前文史系能力超強的鍾慧玲助理協助下，精心(且不計工本)為每一講次講師個別設計印製獨一無二的海報，張貼於校園顯要處以廣招徠院內旁聽師生，而講師前往演講場地必經之路會有最大的一張、以示熱烈期待與歡迎，由於海報設計用心富於巧思，聽說也有講師要求一張帶回家作紀念的；到了教室另有驚喜，除了軍校例行的班代叫口令、全體立正、行軍禮外(據個人現場觀察，以「文學領域」的帶頭人李瑞騰老師軍訓最為成功——舉手回禮最俐落帥氣)，接著協同老師致歡迎辭後，燈光就會熄滅，由同學以小組合力蒐集資料自行製作的 PowerPoint 播放檔，感性介紹當天的貴賓，所幸本院為負責錄影學校，因而這些畫面都留下記錄，不致船過水無痕。可為插曲的是，我們這兩位蘭質蕙心的協同教學老師，在「美感」方面既敏銳也執著，認為錄影光碟的片頭只拍學校大門太單調，還主動引導錄影公司的謝培盛先生課後加班到學校各特色角落拍攝，包括兵器公園的飛彈、大片遠觀如薰衣草的紫色野花和學生跳啦啦隊。由於謝先生的耐心配合與專業技術，因而全國性文學講座的錄影光碟有個非常「中正」、生動活潑的片頭。拍攝完畢後聽說，對校園之美似有同感的謝先生打破平日沈默道：「貴校可以拍婚紗了！」

三、下一次，我們還可以——

本來參與計畫時以為是僅此一次，沒想到期末檢討會時獲悉下年度經費已有著落。所以相關檢討也就更有意義，真的可以在「下一次」中有所精進。

(一) 地區性巡迴講座加強講題連貫性

以有限時間接受最豐富內容而言，這學期是成功的，由於校際師資交流，同學可以大量接觸不同領域老師各自講述其專長題目，講座課的優點也正在這一方

面；但以學期課程主題凝聚而言，講師在各展所長的同時，講題可以嘗試進一步統整、加強彼此連貫性。

(二). 講次少一點、討論多一點

全學期十八週中，全國性巡迴講座安排十二講次，地區性巡迴講座安排十四講次，扣除期中、期末考週，協同教學老師與全班共處的完整時段有限，因而每一主題的課後討論僅能視當次講座講師控留時間多寡而定，未能充分。因此是否可以嘗試縮減講次，讓師生多一點討論與消化時間。

(三). 小班教學增進師生互動

班級人數往往不是教師所能控制，但卻是影響教學成效的重要因素，作為演講者，我們可以在人山人海前講完就算、了無掛礙；但作為一門課程的負責老師則會慮及學期中學生究竟學到什麼？他對課程內容有思考嗎？會表達自己的看法嗎？交完報告拿到學分後，所學內容(尤其我們教的主題是「生命與社會關懷」)對他留存若何影響？未經過足夠的互動，我們對以上問題就會擔心、就會沒把握。所以，是否可以嘗試儘量不以「數」為目標，而以「質」為考量，在現有條件許可下、儘量把班級人數控制在老師可以周全照顧的範圍。

(四). 謙卑反省、持續學習，點燃教學的熱情與創意

過去嘗探討通識教師如何拉近理想與現實，而有以下思路：一、汲取先哲智慧，堅持道德理想；二、參酌中外成例，精進課程設計；三、點燃並持續教學的熱情與創意。¹¹在個人的體驗，以好榜樣——不論西方科學的偉大心靈或東方鄉野的武師——作為自我反省與取法學習的對象，都能啟發心靈和為教學熱情加溫。例如科學巨擘焦耳(James Prescott Joule,1818-1889)的臨終告誡：

我的學生啊！若有人自認能了解歷史上的每一個大小事件，或能夠講出世界上的每一種方言，或能夠準確的敘述每一種形而上的觀念，或能夠解出所有

¹¹ 張靜如，〈如何培養國衛——通識教育途徑的探索〉「國衛與通識」教學研討會，桃園：國防大學中正理工學院，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頁 17-31。

科學與工程的複雜難題，但若是沒有愛，他將不知如何把這一切放在正確的位置上。¹²

又如過去無意中曾發現一個令人嚮往的傳統軍事教育的例子，其中主角「滕師傅」雖不識字，但其渾然天成的秀異教學表現，可說是喚醒了通識教學的魂魄。軍旅出身的文學家沈從文，在自傳裡有一個章節名為「一個老戰兵」，¹³內中記述，在他的家鄉湘西，有位「做人最美，技能最多，富於人性、十分可愛的老戰兵」，他少年時從這位老戰兵身上學得的知識，讓他在往後十來年的軍旅生涯，得以多次自救救人。這位全城人都稱他為「滕師傅」的老戰兵因為喜歡同孩子在一起，而免費為有意從軍的鄰里子弟提供補充兵的軍事訓練。這位教師在沈從文的描述是個「奇人趣人」，武功好、醫術好、水性好，善於養雞鴨、會種花接果樹、會用泥土捏塑人像，幾乎無一事不精明在行，而最難得的是，他做人比誰都和氣，比誰都公道。他家裡有各式傳統武器、也有許多樂器和玩具，如：鑼、鼓、笛子、胡琴、簡板、骨牌、紙牌。大白天他的家中照例常有人唱戲打牌，到了該練武藝時學生們便會各自扛著武器去操場。天氣炎熱時往往不練武，而出城下河去教練游泳、順便摸魚。學生動作演練錯誤，師傅總是來個示範的典雅動作、相伴一個微笑，真犯了事也不外罰泅過河一次，或類似有趣味的待遇。學生們都愛他們的師傅，一近他身時就瀟灑快樂了許多，因為他的教學始終活潑而有興味，學習本身同遊戲就無法分開。

滕師傅的成功之處在於本身的多才多藝、富於人性，與兼具教學的天份與熱情，雖然他所代表的師徒式的傳統教育，其實有現代教育難以模擬之處，像是：老師是自願免費教學的(不是「職業」、而為「志業」，故而充滿教學熱忱)；學生是主動來求教的(充滿學習動機)；沒有制式科目、固定場地與五十分鐘下課的規定(容許隨興教學、不拘場合、時間)，可以從早到晚隨時隨地親炙老師的才藝與品德修養。儘管如此，仍無礙我個人「取其意、師其精神」，常以之反省檢討自己的教學，作為取法與激勵自我的對象。

¹² 同註 8，頁 122。

¹³ 沈從文，《沈從文自傳》(台北：聯合文學雜誌社，民國七十七年六月)，頁 43-47。

五、結語——道雖邇，不行不至

早在史諾(C. P. Snow)1959年引發：「兩種文化」¹⁴討論之前19年(也就是1940年)，時值對日抗戰，歷史學家雷海宗就已提出「專家與通人」的檢討，這位先後在清華、西南聯大任教的學者指出：

今日學術界所忘記的，就是一個人除作專家外，也要作「人」，並且必須作「人」。一個十足的人，在一般生活上講，是「全人」，由學術的立場講，是「通人」——學術界太專的趨勢與高等教育制度有密切關係。今日大學各系的課程，為求「專精」與「研究」的美名，捨本逐末。基本的課程不是根本不設，就是敷衍塞責，——結果各大學每年只送出一批一批半生不熟的智識青年，既不能作深刻的專門研究，又不能正當地應付複雜的人生。¹⁵

時隔六十五年衡諸當前教育，此番論述亦仍愷切。而後來史諾把「問題原委」與「解決之道」論析的更為透澈，他指出：兩種文化(即「科技」與「人文」)的斷裂，是由專業教育的偏失所造成，解決之道只有一途，那就是「重新思考我們的教育，改變偏重專業教育的現況」。¹⁶

當代通識教育的宗旨，不只在矯正改善教育中的失衡，更重要的是培育如雷海宗所言的：生活中的「全人」、學識上的「通人」。史諾在其「重新審視兩種文化」一文中強調，他並不期望能造就所有人成為通博的大師如法蘭契斯卡、巴斯噶或歌德，而是希望教育大部份人，能既不漠視藝術、也不漠視科學。¹⁷雷海宗亦言：「今日各種的學術都過於複雜深奧，無人能再望作一個活的百科全書的亞里士多德。但對一門精通一切，對各門略知概梗，仍當是學者的最高理想。」¹⁸栽培史諾所推崇的所謂「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指文藝復興時代，學兼

¹⁴ 「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作為「辭彙」，如眾所周知是出自英國學者史諾(C. P. Snow, 1905-1980)在劍橋大學瑞德講座的演講“The Two Cultures”(1959)；可是「兩種文化」作為「想法」，似乎就如史諾本人所撰長文“The Two Culture:A Second Look”(1963)中的推理，應不具原創性，因為：類此想法顯然早已瀰漫於空氣中、為眾所思慮，此說才會甫經提出，就快速觸動世界各地知識社群的神經，並引起廣泛反應。參見 C. P. Snow, *The Two Cul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54.

¹⁵ 雷海宗，〈專家與通人〉，原載《大公報》(重慶版)1940年2月4日，輯錄於楊東平編《大學精神》(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九十年十月)，頁175-178。

¹⁶ 同註14所引C. P. Snow書，pp.16-18.

¹⁷ 同註14所引C. P. Snow書，P.100.

¹⁸ 同註15，頁178。

人文與科學、多才多藝的大師輩出)，如果可遇不可求，我們至少可以先致力平實而易於期成的目標——教導更為廣博、不限一隅的學生，這將點滴改善教育的失衡、有助兩種文化的溝通與彌縫，也能為進一步作「全人」與「通人」奠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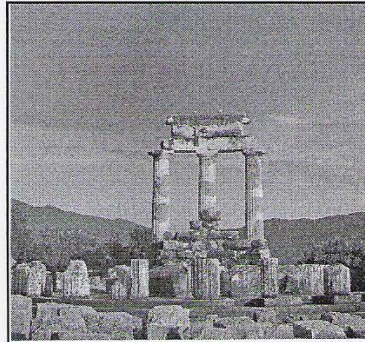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一篇演說(中文譯為「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中，談到關於「學術工作的召喚」時強調：「凡是不能讓人懷著熱情去從事的事，就人作為人來說，都是不值得的事。」¹⁹個人以為他指出的「熱情」，其實是上天對我們這些求學者兼教師的最大恩賜與獎賞，人世間獎項的鼓勵，多少要依靠評選的機制、些許運氣、甚或師長同行的好意，但若擁有「熱情」，它散發的微光、已足以燭照我們畢生向學向善的漫漫長路。通識教育是能讓我們懷著熱情去從事的事，在伴隨一代代青春稚嫩的靈魂成長的過程中，時而仰望前輩的典型、時而目睹同行的卓越、時而面對教學與研究的挑戰以及自省——常讓我們自感不足，以致在「馳騁想像」之後「謙卑反省」。計畫縱有結束的一天，但曲終未必要人散，已經擴充的人脈和曾進行的校際交流，仍可以繼續往來合作，共同**馳騁想像****創意教學**、共同**謙卑反省銳意精進**，把這場相聚、相知、相勉的好會，當作「可以帶走的盛宴」在未來繼續分享。

¹⁹ 韋伯著，錢永祥編譯，《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台北：遠流，民國八十年)，頁 139。

附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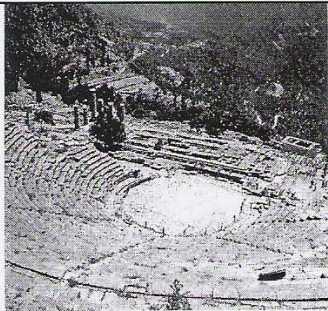
希臘神話、人生與邦國

國防大學中正理工學院
通識中心副教授張靜如



德爾斐(Delphi)神廟

「認識自己」
「切勿過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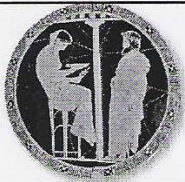


德爾斐的「阿波羅神廟」
及「神諭廣場」遺址



人與邦國的 命運

- 未可知？
- 善有善報？
- 意義與價值？
- 如何安身立命？



德爾斐神殿
女祭師

《國家的神話》中嘗舉例，原始社會中的人亦可知，可用簡單的技術工具對付的情況，則不必乞靈於巫術，唯僅面對超乎人的自然力量所能處理的工作時，神話才會出現，——如果所追求者頗為危險、其結果不可測時，則一套巫術及伴隨的神話就發生了



宙斯是希臘神話中
至尊至高之神



海克力斯 (Heracles)

傳說中的奧林匹克賽會（奧運）創始人。奧運是為了從尊崇宙斯（海克力斯之父）而舉辦。



為「神靈」和介於仙凡之間的「英雄」舉行的宗教儀式與贊歌，演變為一種新的文學形式—悲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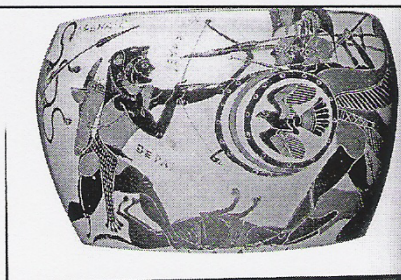
行吟詩人荷馬邊奏齊特拉琴
邊吟唱史詩



尼采

希臘悲劇為肯定人生的最高藝術

- 以健全的生命力與堅強的意志，肯定生命中的窮通順逆。面對痛苦、險境和未知事物，精神愈加歡欣鼓舞



海克力斯奮戰
三身巨人革律翁



阿奇里斯(Achilles)

希臘第一勇士，為凡間英雄珀琉斯與海洋女神特提斯之子，荷馬史詩《伊里亞德》的主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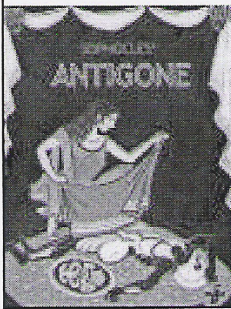


阿奇里斯是古希臘英雄中最精於「琴」與「箭」的人，以致為同樣最精於這兩門技藝的太陽神「阿波羅」所妒殺



被啄食肝臟的
普羅米修斯

Prometheus



安提岡尼
(Antigone)

伊底帕斯王之女，冒死安葬兄弟，並因而被捕自殺。

西席弗斯
(Sisyphus)



科林斯國王，因欺騙死神，被罰於冥府每日推石頭至山頂，而每至山頂石頭必自行滾落，如此永無休止



東方的呼應—
「君子道其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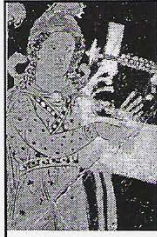
「仁義德行，常安之術，
然而未必不危也；
汗慢突盜，常危之術，
然而未必不安也；
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荀子》〈榮辱篇〉

悲劇與民主



盲詩人荷馬

- 古希臘悲劇著意在「嚴肅」而不在「悲」
- 以昔日英雄所經歷的苦難為題材，意在激發平民對集體生活與城邦命運加以關注和思考。
- 亞里斯多德便希望，人人能藉由悲劇所帶來的「昇華」作用(catharsis)，來洗滌私心、淨化情感；提昇關注的領域，由一己之生命，達於深入探討城邦更好的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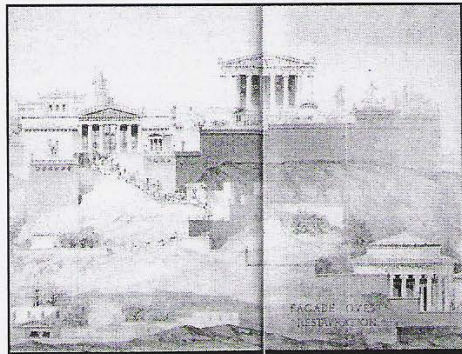
悲劇造就了民主

悲劇使人清醒，透過苦難的題材和歷史的滄桑，可以超越個人有限的生命和視野，激發反省與思考，把個人關注的領域提昇到社會國家整體的層次，因而帶給人們更為深刻的警惕和啟示。

〈哀希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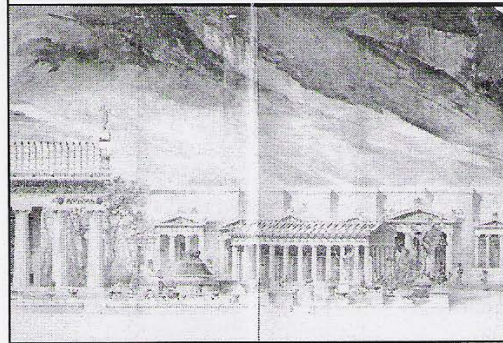
拜倫作，蘇曼殊譯

故國不可見，荒涼問水濱，
不聞壯士歌，豪氣散如雲。



雅典衛城的神廟與聖殿

奧林匹亞競技場



歷史興亡的無奈與滄桑

- 壯闊的城池、千古英雄人物，而今安在？
- 法國思想家盧梭曾感嘆：「連斯巴達和羅馬都滅亡了，還有那個國家能期望永遠存在？」
- 能存在比較久的國家所依靠的是：對環境的警覺、與不斷重溫歷史鑑往知來，激發自我反省與自我復甦的能力。



「鐵血首相」俾斯麥

所有的國家都在「時間的長河」中航行，它們不能「創造或控制時間」但卻能以不同的技能和經驗駕駛航船前進。



我們需要的正是——

努力增進我們的技能和經驗，不斷保持對環境的警覺，不斷向歷史學習，拿悲劇當作逆耳忠言，激發自我反省與自我復甦的能力。



柏里克利斯
(Pericles)

真正勇敢的靈魂，
乃是那些在了解
生命的苦痛與歡樂
之後，猶能無畏地
面對危難的人。

——國殤講詞



講 完 了 ！

希臘神話、人生與邦國

國防大學中正理工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張靜如

大家好：

不知道你們學校有沒有規定坐前面有加分，不論如何大家可以儘量往前坐。我來自國防大學中正理工學院，目前仍是軍職，為了和大家打成一片，今天穿的是便服。講這個題目其實自己也很享受，因為我很喜歡聽故事，而在聽故事中如果能獲得一些有益的東西，那就更好了。

西方文化的源頭——希臘神話

為什麼會選希臘神話為題呢？因為希臘神話是西方文化的源頭之一，我們要瞭解西方人可以從聖經、可以從希臘神話、也可以從莎士比亞，看看現今西方人生活中所用的很多典故與日常用語，你會發現他們受過去的影響還蠻深的。

今天為大家準備的講義有兩部份，第一個部份是「授課提要」的 PowerPoint 檔，我希望大家輕鬆聽講、不用抄筆記；第二個部份是建議「延伸閱讀」的相關影印資料，原本想把它們題為「有的沒的」，因為它們有的和今天的講題直接相關，有的只是間接，但都值得作為背景資料多瞭解一點。例如資料裡面介紹的，心理學家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論中提出的「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即典出希臘神話中的伊底帕斯弑父娶母的悲劇；又如現場男同學的短髮其實是希臘髮型，源自亞歷山大大帝軍隊中的士兵造型，古代男士都是長髮而且鬍子有的還可以打辮子的，亞歷山大為恐士兵在近戰時長髮易被敵人抓住而為其所制，因而要求一律蓄短髮；又如「伊索寓言」也是來自古希臘，作者伊索是一個奴隸。這些資料可以提供我們多一點西方生活的掌故。

首先，我們看一下畫面上的希臘古蹟——德爾斐神廟，德爾斐神廟在希臘神話中是很重要的一個地方，很多凡人英雄會來此請示「神諭」，據說德爾斐神廟前刻著兩句話，從希臘文翻譯過來的意思是：「認識自己」和「切勿過分」。接下來這張是阿波羅神廟和神諭廣場的遺址，傳說中眾神會在神諭廣場聽音樂。古希臘人(包括雅典與斯巴達)其實都是很迷信的，斯巴達人出門要選日子，打仗也要求神問卜；雅典人也一樣，雅典城內到處都是神廟，和台灣的情形有點類似，很多事都要問神，看神怎麼說？開會或演講的開頭，講者也經常開口閉口神諭如何如

何！雅典人在每月的第一週是絕對不跟人打仗的，連正在開「公民大會」這麼隆重的事，只要有人發現天空有什麼不祥之兆，便會立刻宣佈散會大家打道回府。如果想對此瞭解更多，可以參考我們的延伸閱讀資料〈雅典人的宗教生活〉(摘自法國歷史學家福斯泰爾·德·庫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在 1855 年所著的《古代城邦》)。為什麼要問神呢？因為除了大自然的嚴酷考驗，人的命運也是變幻莫測難以掌握的，所以人們會希望多知道一點未來，最好能順便求得趨吉避凶之道。因而，為什麼選希臘神話故事為主題？也由於這些仙凡人物的故事是有意義的，除了可以多瞭解西方文化的源頭與生活的掌故，這些故事中的人物對生命的詰問，對命運的抗議，也有值得我們參考之處。

啊！命運！

人無古今，一樣在「命運」之前惶悚不安，個人的未來怎樣？邦國的興衰如何？人們急切的想知道答案以至求神問卜，連奧林匹斯山的眾神也不是全知的，有時也要聽聽神諭。我們每個人大概都思索過，自己要怎樣生活？如何行為？是否真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遵從古聖先賢的那套道理，能保證我們終生平安無慮嗎？(而現實裡偏有「好人沒好報，壞人福澤長」的例子)於是我們共同的疑問是：面對不可知的命運，究竟要如何安身立命？人活著有什麼意義？此生要如何活得好而又不枉費？國家要怎樣行為才算正義？這是我們內心中不斷探索的疑問。平日我們庸庸碌碌、例行公事的過活，但在溫飽之後、靜下來不免思索，我從何處來？生命有何意義？死後是否有來生？因為我是學政治的，因此比較會把人與邦國的命運聯繫交織在一起，進而順勢設想：如果，不是生在現今而是生在過去某個戰亂年代，命運將會如何？如果某個人的命好，但卻出生在一個亂世裡被欺負的小國，他的命運恐怕也只是相對的比其他的同胞好一點，並不會好到那裡去，像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就曾在他的國無端捲入政爭，而在混亂中被賣為奴隸！在那個時空裡，他個人與國家的命運是如此飄搖不定，而希臘神話裡很多英雄的冒險與戰爭，也都背負著邦國的使命。

關於神話，有人認為它是保留民族歷史與集體記憶的一種方式；有人認為它反應了人的情感和對天道人理的看法；有人以為神話為周遭環境與自然現象提供了浪漫的解釋，使我們得以詩意的棲居於這片大地；也有人以為從神話中，我們看到了自己。而卡西勒(Ernst Cassirer)的《國家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State)，則

不僅把神話和「政治」，特別是和「國家的建立」聯繫在一起，書中也指出神話往往在面對人力不能控制的、未來不可測的重大事務時才會應運而生。內容中引述學者對原始部落的觀察，發現原始社會中的人亦知，可用簡單的技術工具對付的情況，則不必乞靈於巫術，唯僅面對超乎人的自然力量所能處理的工作，或所追求者頗為危險、其結果不可測時，則一套巫術及伴隨的神話就發生了。比如說，做一個打獵或切割獵物的簡單工具，人們一定會乖乖自己動手，因為大家知道怎樣可以做得好，這個很容易、技術性很低嘛！只要努力就可以。但是碰到「要去那裡打獵」或「和其他部落打仗」這類決策就比較難控制了，這時就須要巫師出來擲筊啦！占卜的！看看是吉是凶？因為這太不可測了，非人力所能控制，所以人們希望從中獲得心理上的鎮定力量，可以證明做這件事是對的，來加強信心。一個國家或朝代建立的時候，也常須要神話的幫忙，像劉邦的妻子就說，我每次給在山中工作的夫君送便當都不費什麼工夫，因為他頭上有朵祥雲，看祥雲在那裡往那裡送就對了。劉邦還有其他神話，像白帝子、赤帝子兩蛇交戰之類的。希臘神話不僅在希臘有過凝聚各邦人心，以英雄精神喚起愛國精神一致對外的功用，後來羅馬帝國的建國神話也承希臘神話的餘緒，並予發揚光大。

人的神化與神的人化

我們東方人不單認為神應該完美無瑕，連描述一些英雄、政治人物或社會上比較有成就者的傳記或電影，都比較經意或不經意的朝聖人方向著墨；西方的傳記或電影當然也不是沒有這一類的，但在此同時則會有更多比例的作品傾向於，把這個偉大人物的缺點、弱點也暴露出來，讓人們認識到他在生命某一時刻中，仍存有作為人的脆弱與卑下。這樣會不會貶損這個人物的偉大呢？我個人的看法是不會，正因為他有這些人性的弱點與缺點，還能做出偉大的事，才真是了不起。過去我也想過，為什麼東、西方的觀點存有如此差異？在我比較深入的瞭解希臘神話後，終於從這西方文化的源頭找到了答案。希臘神話中的眾神，有人的七情六慾，和中國的神不太一樣，他們任性、殘暴、嫉妒、自私、還拉幫結派，人性裡比較糟糕的東西他們都有。古希臘人對神都如此看待，自然對人世間美的醜的善的惡的都比較能開誠布公的坦然面對，不會因為覺得那裡不好或不完美形象及標準就把它拿掉，從他們對神話的塑造可以窺見他們的世界觀、對天道人理的看法。以宙斯(Zeus)這位統領希臘眾神的領袖為例，就非常好色風流、到處留

情生了很多私生子女，製造了很多混亂，凡間很多半神半人的悲劇人物就是這麼來的，像大力士海克力斯(Heracles)、人間第一美女海倫(Helen)等。海克力斯也是傳說中的奧林匹克賽會(也就是現代的奧運會)創辦人，而奧林匹克賽會是為崇敬宙斯舉辦的。

因希拉迫害而建立功勳的悲劇英雄—海克力斯

我們在電視上目前還看得到的卡通影集—「大力士」，裡面似乎把海克力斯塑造成了歡樂英雄，事實上在希臘神話裡他幾乎是頭號悲情人物，他的命運其實從名字已可看出端倪，Heracles 這個名字是當時的先知為他取的，意思是：「因希拉的迫害而建立功勳的人」。這個名字很值得玩味，因為從反面推敲：如果不是因為希拉的迫害，為他製造那麼多表現機會，激發他的全部潛能去建功立勳、成就威名，他的一生大概就不會這樣多采多姿，可能空有神力卻庸碌一生。所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希拉成就了他。這也有些符合我們中國人講的：「生於憂患」或「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道理。話說海克力斯是天帝宙斯與凡間美女阿喀密(Alcmene)的私生子，所以一生都受宙斯的原配夫人希拉的詛咒和迫害，最慘的是他曾被希拉施法術，因而心神喪失殺了自己的兒子，他清醒後痛不欲生，後來為求救贖減輕罪孽，歷經千辛萬苦立下流傳後世的「十二件奇功」，其中包括這個被燒在古希臘陶罐上的故事，就是「大力士大戰三頭六臂的巨人革律翁(Geryon)」，在這一役中，他用箭射傷了幫忙革律翁的天后希拉，殺了巨人革律翁並奪走了革律翁飼養的牛群。海克力斯因為他的神力做過許多驚天動地的事，結過好幾次婚，後因愛妻誤下魔藥、以至不堪痛苦浴火身亡，神話到最後總算有點正義，宙斯把他接回天上成為神明。傳說希拉後來也改變了對他的看法，在天上對他也不錯，還把愛女青春女神嬉比(Hebe)嫁給了他。也有人認為，海克力斯其實真有其人，他可能是歷史上的部族領袖因為豐功偉績，而被著名的吟遊詩人荷馬(Homer)編入神話傳說。荷馬雖雙目失明，卻是希臘神話奠基的重要人物，他最為人傳誦的作品是《伊里亞德》(Iliad)和《奧德賽》(Odyssey)。《伊里亞德》講述的是特洛伊(Troy)戰爭的始末;而《奧德賽》則是描寫英雄奧德修斯(Odysseus)在特洛伊戰勝歸國途中所經歷的一連串冒險。

希臘悲劇為肯定人生的最高藝術

希臘神話故事裡，悲劇情節是比較多的，通常我們看完喜劇當下開心輕鬆、事後卻沒什麼感覺，無法像悲劇那樣讓你盪氣迴腸、沈吟不已，讓你深深感嘆並自忖如果換成是我將會如何？悲劇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可以追溯自古希臘，因為當時在為眾神和介於仙凡之間的英雄所舉行的宗教儀式上，唱詩班所演唱的抒情詩，形式多樣，發展日臻完美，反映了城邦的喜怒哀樂，久而久之，這種以合唱形式出現的英雄贊歌，逐漸演變成「悲劇」。德國哲學家尼采(Nietzsche)曾經評說：「希臘悲劇為肯定人生的最高藝術。」我們可能會想：為什麼悲劇裡那些正直、高貴的人，不該死的竟然死了，不該受懲罰的卻慘遭橫禍飽受折磨，最可怕的是這些人的命運早就在神諭中講出來了，但他們不相信、不服氣，仍然勇敢的面對甚至抗拒，結果神諭仍一一應驗，會死的還是死了，會受的苦還是逃不掉，這其中豈有天理？對人生又有何肯定可言？但尼采是這樣看的，他認為希臘神話中的悲劇英雄雖然已知宿命，明明知道不可為，但仍不服輸的去面對去抗拒，發揮人類無限的可能性，就算命定之事並未改變，但我們看看他們的那種勇氣和表現，不是非常了不起？比神還厲害嗎！（有時，神還真的蠻墮落的）像前面提到的「伊底帕斯情結」典故中的主角伊底帕斯，神諭預告他會殺父親娶母親，他知道後雖想：這怎麼可能？但還是怕這離奇之事真的發生在自己身上，於是馬上逃離自己的父母之邦，但他越逃就越走向那個命運，如果他不知道或許還走不到這一步。尼采認為他們以健全的生命力與堅強的意志，肯定生命中一切苦的、樂的、所有窮通順逆，這些都是有意義的，而面對痛苦、險境和未知事物，精神愈加歡欣鼓舞。英雄們都會受磨難、也都難逃一死，但他們生命中所煥發出來的特異光采，是一般凡人所未能企及的。

阿奇里斯的殘暴與柔情

前些時候上映的電影「特洛伊」不知同學看過沒有？它的故事是取材自荷馬史詩《伊里亞德》，裡面的主角阿奇里斯也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悲劇英雄。阿奇里斯是征討特洛伊的希臘聯軍第一武士，也是半神半人的英雄，母親是海洋女神特提斯(Thetis)、父親是凡間英雄珀琉斯(Peleus)，電影選了俊美小生來扮演他其實是有根據的，因為阿奇里斯的母親預知只要他出征特洛伊必定有去無回，所以將他送到隣國、還穿上女裝逃避徵召，試想男生穿女生衣服還要在混在女生群裡不被發現，要長得多清秀？如果不是聰明的奧德修斯的妙計(後來想出木馬計攻入

特洛伊城的也是他)，在送這些女眷的衣飾珠寶等禮物中夾雜刀劍，並在旁觀察誰對刀劍有興趣？才找出阿奇里斯，否則根本女男莫辨。順帶提一下，養狗的人都該羨慕奧德修斯，因為他養了一隻不世出的忠犬。多年前親戚送我們一隻羅威納，那時心想這是洋狗應該取個洋名，我對先生說，你學英美文學的、應該可以取個比較像樣點的洋名吧！先生想了很久為它取名 Argus，什麼是 Argus？聽起不是很撐頭吔！我先生就告訴我一個故事，荷馬第二部史詩《奧德賽》裡的主角奧德修斯家中有一隻狗名叫 Argus，在主人離家打仗廿年返鄉後，所有人都認不出來的情況下，只有這隻狗仍能撲上前去認出主人，並且高興而死。好了就是它了，所以我們家的羅威納就叫 Argus。

再看看這張油畫，阿奇里斯一手拿琴一手拿弓箭，他是真正的文武全才，傳說古希臘英雄中最擅長弓箭和彈琴的都是他，而天上神仙中最擅長弓箭和彈琴的，則是太陽神阿波羅，因而有種說法是阿奇里斯其實是為太陽神阿波羅所妒殺，因為奪美女海倫而引發特洛伊戰爭的帕里斯王子，箭法本來不是那麼準，最後所以能射穿阿奇里斯的腳踝而致他於死，是阿波羅左右了那枝箭幫了忙。順帶一提的是，帕里斯王子名字的拼法也就是 Paris—我們所熟知的「巴黎」，這個法國首府名城的浪漫，真是從名字就可以看出來。

在特洛伊之戰中，阿奇里斯的對手並非帕里斯，而是他的兄長赫克特 (Hector)。這兩個人的名字到現在還出現在英文的常用語中，例如：**Achilles Heel** 比喻一個人的弱點、罩門、致命傷，傳說阿奇里斯兒時曾被母親浸泡在冥河中以求不朽之身，唯有腳踝部份因被母親的手握住而未浸泡到，故而阿奇里斯全身刀槍不入，只有腳踝為唯一的弱點；又如，**Hector** 則成為「威嚇」或「暴徒」的代名詞。赫克特雖是威猛的統帥，但也是人品高貴的君子，是好父親、好丈夫、好兒子，即便弟弟帕里斯帶回海倫引發戰禍，他也予容忍、尊重；雖知赴戰必死無疑，仍為邦國存亡與榮譽奮力一搏。赫克特在戰場上殺了阿奇里斯的堂弟（也有一說是「摯友」，神話因口傳與年代久遠，往往生出不同版本），因而阿奇里斯在盛怒之下也殺了赫克特，並以戰車拖曳屍體狂奔洩憤，如此多日，連奧林匹斯山的眾神都看不下去了。終於有一晚，赫克特的父親—老國王普萊姆，裝扮成平民潛入阿奇里斯的帳篷，跪地懇求他歸還兒子的屍體，好舉行一個像樣的葬禮，那是赫克特該得的。你想阿奇里斯有沒有答應？這樣一個為復仇而怒火中燒得不時毀屍洩憤的人？我看到有同學點頭，對！他真的答應了。人有無限的可能性對不

對？他也可能凶殘，也可能透出聖潔的光輝。普萊姆的老淚縱橫使阿奇里斯想起自己的父親，因而動了惻隱之心，在任性、殘暴之後展現了人性面與柔情面，不但歸還了屍體還答應休戰十二天，讓特洛伊臣民能為赫克特辦一個合宜的葬禮，荷馬史詩《伊里亞德》就在這裡結束了。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特洛伊」影片的片段，雖然只有兩分鐘，但可以藉現代科技營造的場面浩大、氣勢磅礴，想見歷史上的壯闊場景，其中的愛情、戰爭、忠誠、背叛等衝突，還是可以讓我們內心掀起一點波濤。(觀賞影片)

我們每天只有廿四小時，一定的時間吃喝、睡、上課，每天周而復始，平淡乏味，生命裡還能有什麼呢？我覺得偶而應該這樣來脫離軌道，例如看點書像神話，裡面有我們可能一輩子經歷不到的驚心動魄，在跳進那世界後再出來，你會得到一種洗鍊，或是一種亞里斯多德所謂的一「昇華」(catharsis)。亞里斯多德曾表示，希望人人能藉由悲劇所帶來的「昇華」作用，來洗滌私心、淨化情感；提昇關注的領域，由一己之生命，達於深入探討城邦更好的未來。現代政治中為人所推崇的民主制度，最早的起源你們知道在那裡嗎？就在希臘的雅典。儘管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與現今不同(如：小國寡民；女人、僑民與奴隸沒有公民權；奴隸制度使公民得以不事生產、有暇參與公共事務)，當時的「直接民主制」與現今的「代議制」大異其趣，但仍不失為遙遠的典範。事實上也有書籍提到，古希臘悲劇的發展與古希臘民主運動的興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為希臘早期悲劇多以昔日英雄所經歷的苦難為題材(像海克力斯、奧德修斯、阿奇里斯、赫克特等)，意在激發平民對一己之外的社會與邦國問題加以關注和思考。因此，從這一角度不妨說：「悲劇造就了民主」，關於這種說法，待會還會談到。

普羅米修斯的果報？

接下來要說的是，我們人類的大恩人—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的故事，傳說過去奧林匹斯山的天神認為，人類太聰明了不好、生活太舒服了不好，所以一直不肯把「火」給人類。而普羅米修斯是站在人類這一邊的，有次他趁著太陽神阿波羅開著火熱的戰車經過天空的時候，拿一根茴香棒偷偷靠近點著了火交給人類。宙斯知道之後十分震怒，因此給了他一個懲罰。這個懲罰實在太過殘酷嚴厲，他被鐵鍊鎖在高加索山的懸崖上，每天會有一隻惡鷹飛來，啄開他的胸膛吃掉他的肝臟，照理講他就死了嘛！但他是神的後裔，而且宙斯也不會這樣善罷干休，

所以傷口會馬上癒合、重新再長一付肝臟，等著明天惡鷹再來啄食，如此週而復始至少三萬年。幸好，大力士海克力斯在建立十二件奇功之一的「尋找海斯沛拉地(Hesperides)果園的金蘋果」途中，路過這裡順便把他救下來。傳說普羅米修斯不只為人類帶來了火種，他還教會人類建築、航海、醫葯和讀書寫字等等，當然他的行為也帶給人類正義、勇氣和捨生取義的表率。普羅米修斯到底做了什麼壞事？為什麼要受這樣的報應？有須要這樣來懲罰嗎？這個悲劇人物的遭遇，你想不出一個道理來！希臘神話故事並非一般的因果報應的故事，像是「好人有好報」，不是這麼簡單的邏輯。

伊底帕斯和安提岡尼

接著我們終於要講到女性了，她是女性的典範—安提岡尼(Antigone)。記得第一次聽到她的故事，當時深受震撼且久久不能自己。安提岡尼是悲劇人物伊底帕斯王的女兒，所以故事要從伊底帕斯說起。伊底帕斯出生的時候，他的父親底比斯國王勞斯(Laius)聽到神諭說，將來自己會死在親生兒子手上，十分恐懼，所以刺穿了嬰兒的腳踝後，下令丟到荒山任其自生自滅，奉命棄嬰的僕人因為不忍心，所以把嬰兒送給科林斯的牧羊人收養，沒想到牧羊人又轉送給他們膝下無子的國王，科林斯國王把小嬰兒命名為伊底帕斯，(「伊底帕斯」在希臘語的意思就是「腫大腳踝」)，並視如己出，而伊底帕斯的表現優異也全然像個王子，直到成大長人有不懷好意者告訴他，說他不是國王的親生小孩。於是他前往德爾斐神廟請示神明，他到底是誰？神明給他的是一個答非所問的答案—他將會殺父娶母。伊底帕斯怕給雙親帶來不幸，決定離開柯林斯，沒想到在路上碰到也正準備去德爾斐問神的生父勞斯，在勞斯的衛士魯莽而引發的爭執中，伊底帕斯竟單打獨鬥殺死了所有衛士、還包括坐在轎內素未謀面的生父。勞斯為什麼要去問神呢？那是因為底比斯來了一隻人面獅身的怪獸索芬克斯(Sphinx)，它盤據在底比斯王國的入口擋住行人去路，要人猜一個謎語：「什麼東西早上四隻腳，中午兩隻腳，晚上三隻腳」，猜不出來的人就會被殺。勞斯身為國王正為此事煩惱，因而動身前往德爾斐問神，如何除去這個禍害。伊底帕斯後來也碰到索芬克斯並且猜對了謎題，答案是「人」，索芬克斯於是跳崖自盡。底比斯人為感謝他除害的英雄行徑於是推他為王，他也迎娶了守寡的王后也就是他的生母，並且生下二子二女，安提岡尼是長女。深受命運播弄的伊底帕斯，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下，

犯了殺父娶母的罪行，當真相大白之時，他的母親也是妻子又驚又慟立即上吊自殺，伊底帕斯也立時拿起母親的胸針刺瞎了自己的雙眼，一般人碰到這種事可能不活了，因為雖非自願、但弑親亂倫畢竟不容天地！自責內疚與外在壓力交逼之下，可能死了倒比活著輕鬆。但伊底帕斯選擇活下來，他自我放逐、流落天涯，在四處漫遊與顛沛流離中尋找消除自己罪孽的救贖。陪伴照顧這位瞎眼國王到處乞討為生，最後還為他送終的，正是善良正直的長女安提岡尼。父親死後，安提岡尼回國卻又面臨了另一場人倫慘禍，那就是她的兩位兄弟因爭王位而自相殘殺、玉石俱焚，漁翁得利登位的新王是安提岡尼的舅舅，他偏頗的下令：以國君之禮厚葬其中一位兄弟；另一位則曝屍荒郊不准任何人去埋葬、違令者死。全國上下真的就沒有一個人敢去收屍，只有安提岡尼冒著生命危險挺身而出，她是出於怎樣一個想法呢？這是一種天倫對不對！家人過逝理當將他安葬，即便要賠上自己的性命。一般人可能會斟酌，儘管是家人，但人都死了，我一個活人有必要為此而陪葬嗎？還是活人留著性命比較重要吧！但安提岡尼的思考不一樣，出於一種人類高貴的情操，她冒死為兄弟收屍，被逮捕後也拒絕認罪，憤怒的國王也就是她的舅舅決定將她處以死刑，當時的先知說話了，表示：如果殺了安提岡尼，將會帶來可怕的災禍與噩運。國王正在猶豫之際，消息傳來—安提岡尼已經在獄中自我了斷自殺身亡。故事到這裡似乎就該結束了，但悲劇並沒有結束，國王的兒子海蒙也就是安提岡尼的表哥，對表妹一往情深，當他知道表妹自殺後也拔劍自刎殉情了。安提岡尼的作為真是驚天動地，發揮了人之所以為人的高尚情操，我們可以去沙盤推演，如果自己置身類似的道德困境將如何自處？作何抉擇？

永遠在推石頭的西席弗斯

再來要介紹的是「西席弗斯(sisyphus)」，我讀大學的時候「存在主義」正當流行，西席弗斯永無休止的推石頭上山的故事經常被「存在主義」的學者、作家們所引用和詮釋。由於神話的版本不一(希臘神話往往因版本不同而內容有異，有些像我們的相聲段子，不同的人講，往往會各自創意或因應不同場合有所增刪)，關於西席弗斯為何會被罰推石頭也有不同的說法，一說是宙斯擄了一位美女，被西席弗斯洩露行踪給女方家屬，所以宙斯惱羞成怒給予重懲；另外一說讓人感到「罪」與「罰」比較相襯，那就是聰明的科林斯國王西席弗斯，在死神來拘捕他時用計反鎖了死神，後來還勞駕別的神來解救，死神才得以脫身，而那段

時間全世界都沒有人死亡。西席弗斯多活了許久，後來又第二次欺騙了死神，這回他在臨死前交待妻子，在他死後不要給他任何獻祭，到了冥府他便假意要懲罰不給他任何獻祭的妻子，要求還陽完成心願，但還陽後他就不回地府了。直到不得不死時，終於落在冥君手裡，這下可慘了，冥君罰他在冥府推巨石上山，就跟普羅米修斯被惡鷹啄食的肝臟、每天會新長出一付一樣，巨石在被推到山巔時就會自動滾下山，等著西席弗斯明天再來推，如此永無休止。普羅米修斯被海克力斯救走了，但好像後來沒有人去救西席弗斯，所以他永遠在那裡推石頭。既然明明知道石頭推上山還會自動滾下來，為什麼還要繼續呢？存在主義者為此作了很多文章。他給人們的啟示在於，人一生也許要不斷重複一些徒勞無功之事，然而在一次次挫敗之後，再一次次鼓起勇氣重來，不服輸的與命運抗爭，此刻他雖為凡人但志比天高，神亦不過如此了，而人存在的意義在此亦得彰顯。

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怪

講了這麼多的人物，到底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什麼道理來？就如前面說的，希臘神話不是一般因果報應的故事，不一定善有善報，說不定善有惡報，這不是令我們更紊亂了嗎？面對前途未卜的人生，我們究竟可以找出什麼規律？依循什麼原則來安身立命？由於我是學荀子的(我的博士論文以荀子為主題)，於是回到最熟悉的荀子書中尋索，我很高興我學的荀子不僅是學問、也能在真實人生上給我指引，像以下這段話就對我的影響很大，在此願和同學分享，《荀子》的〈榮辱篇〉說道：「仁義德行，常安之術，然而未必不危也；汙慢突盜，常危之術，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按理，實行仁義道德，一生就應該安泰平順才對，但「然而未必不危也！」荀子認為人生是有風險的，做好事不保證會有好報；你想想那些盡幹一些狗皮倒竈之事的人，這輩子應該會很倒楣才對，沒事出個紕漏不可能活得安穩嘛！但「然而未必不安也」，在某個時空他可能還活得挺好的。那怎麼辦呢？最後這句話最重要了，「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你要選擇作君子還是作小人？當你選擇作一個君子、過有意義的人生時，你的價值與目標定下來了，那麼安危利害也就在所不計了；如你選擇作小人，看風向那邊有利那邊去，為追逐榮華富貴而不擇手段反覆無常，你去做那些事是得其所哉；就像選擇作君子的人，為考量是非而不顧利害，將來也是求仁得仁。這時候我就豁然開朗了，其實如果事先已深思熟慮決定了「我要作什麼樣的人」，

那麼後面的那些選擇就很容易了，因為你的大原則與立場已經確定，以後的決斷就不會太猶豫了。你會想那些君子所做的傳誦久遠的事，他們的生命活得多麼光彩，他們明明是「人」但做的幾乎是「神」的事，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如果我也能有這樣的機會，我要不要這麼做？如果我可以這麼做，那我就選擇了過這樣的人生，將來的得失榮辱也就不在考慮之列，因為我選擇作這樣的人，有了這個大原則，將來就不疑惑、不徬徨，凡事有定見了。個人是如此，國家亦然，不過國家是比較難的，因為它是很多人的聚合，要整合很多人的價值並且首尾一貫，自然比個人的選擇要複雜、困難得多。

悲劇造就民主

接下來的這頁 PowerPoint，雖然貼著盲詩人荷馬的頭像，但內容是後世西方學者的見解，標題「悲劇與民主」所要闡述的主要是很多書都提到的論點——雅典民主制的發展其實與悲劇有密切的關係。其間的關聯在於，古希臘悲劇著意在「嚴肅」，而不在讓人一掬同情之淚的「悲」；悲劇以昔日英雄(如海克力斯、奧德修斯)所經歷的苦難為題材(英雄多半是為邦國的，他們的冒險或出征多為邦國開疆闢土、尋求財富或保持榮譽)，意在激發平民跳脫個人關心的衣食溫飽問題，想得更為深遠，開始對集體生活與城邦命運加以關注和思考，於是民主及相關政治制度的芻型觀念便被啟發與助長了；而就如前面我們曾提過的，哲學家亞里斯多德也曾對悲劇寄予厚望，希冀能藉由悲劇所帶來的「昇華」作用(catharsis)，洗滌人們的私心，提昇對於一己生命的關注，進而追求城邦更好的未來，因此，也可以說：「悲劇造就了民主」。

看喜劇通常令我們歡愉、放鬆；而悲劇則讓我們清醒，透過苦難的題材和歷史的滄桑，可以超越個人有限的生命和視野，激發我們反省思考，把我們關注的領域提昇到社會國家整體的層次，因而帶給人們更為深刻的警惕和啟示。不只是對「個人」，其實對「國家」來講悲劇也是有意義的，而且我覺得對於國家來講悲劇特別有意義。因為不斷重溫別國的悲劇，可以對本國的命運有所警惕，記取人家失敗的經驗可以避免自己重蹈覆轍，當然另一方面成功的國家如何創造優勢，也值得我們去學習與修為。

人生與邦國

今天的題目為什麼把「人生與邦國」連在一起？那是因為個人的窮通禍福其實是與邦國的命運緊密相連的。舉古希臘的例子來說，活在當時的人是很沒有安全感的，兩國交戰一個不小心打輸了，可能國王、王后、王子、公主通通都被俘虜到戰勝國當奴隸，所以有些奴隸就很高雅，能勝任教師、會計或詩人，因為他們本來就受過良好教育，只是時運不濟、自己的城邦打了敗仗。再回到現代來說，設想一下如果你我出生於甫遭戰禍的伊拉克，我們的命運會如何？或是現場女同學們如果生在對女性比較歧視的國家，你個人的命就算再好，也好不到那裡去。在一個災難來時或整個國族的龐大架構影響下，個人的命運是很難從惡劣的大環境中突圍而出的，所謂「命好」的個人，可能只是相對的比自己的同胞稍微好一點而已，以大環境整體觀之，其實大家的命都一樣壞。英國詩人拜倫曾經造訪希臘，在古蹟前憑吊過往時寫了一首詩「哀希臘」，我們民初的詩僧蘇曼殊作了很好的翻譯。看到「故國不可見，荒涼問水濱，不聞壯士歌，豪氣散如雲」的句子，如果還不能興起一種歷史興亡滄桑之感的話，下面還有兩幅古蹟的復原圖—雅典的神廟與聖殿，以及奧林匹亞競技場。過去的雅典衛城就是這樣的壯闊、美好、充滿人文氣息，我們知道西方文藝復興時代所復興者就是希臘文化，想想那些英雄、那些偉大的建築、那些美好的事物，世界第一所大學是柏拉圖在雅典創立的，現代學術的源流像科學、哲學、政治學等，以及很多典故、術語都是從這裡來的，但是他們亡國了，雅典亡了、亡於斯巴達，斯巴達也亡了、亡於馬其頓(馬其頓就是亞歷山大大帝的國家)，後來歷史上幾度易手，長期擺脫不了土耳其和義大利兩大勢力的糾纏，一直到近代希臘內憂外患、為獨立也吃足了苦頭，過去那麼偉大，而今輝煌、強盛不再，這裡面就有些感嘆。壯闊的城池、千古英雄人物、燦爛的文化而今安在？法國思想家盧梭曾感嘆：「連斯巴達和羅馬都滅亡了，還有那個國家能期望永遠存在？」是啊！斯巴達多強悍，全民皆兵、整個國家就像個軍營，是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結合的最佳典範，所以最後把雅典給滅了；羅馬也很強大，帝國全盛時期條條大路通羅馬，但這樣的強國都滅亡了，世界上還有那個國家能期望永遠存在？答案可能是：「沒有」。然而，有些國家卻能存在極長的一段時間，這些存在很久的國家所依靠的，我想是：**對環境的警覺、與不斷重溫歷史鑑往知來，激發自我反省與自我復甦的能力**。對環境要很敏感，對環境的變化不單要有體悟還要有對策，同時不斷重溫歷史，知道被人滅的國家是如何被滅的？滅人國者又是以何種條件佔上風？至於激發反省，沒有自我反省的能力

是很糟糕的事情，不管對個人還是對國家來講(我們現在很憂心的是我們個人和社會是否有反省的能力，每次想到這裡都會沈吟不已)，能自我反省才會給予自己重新批判和復甦的力量。神話就如前述的，有人說它是民族的集體記憶；有人說它反映了人們的情感，人們怎樣認識自己？怎樣看世界？都可以透過神話；有人說神話對天空、對我們周遭的事物都有美好的解釋，使我們詩意的生活在這片大地；我覺得，神話還可以提供我們一種悲劇所帶來的清醒。

有「鐵血首相」之稱的俾斯麥嘗言：「所有的國家都在『時間的長河』中航航行，它們不能『創造或控制時間』但卻能以不同的技能和經驗駕駛航船前進」。俾斯麥本身是一位很快把國力提昇起來的，強而有力的政治家，因為是內行人所以講的話很有道理，一下就點到穴道了。不錯每個國家就像一艘艘小船被放流在時間的長河裡，客觀上不能改變的部份就像我們未可知的命運，但可以控制的是人為的「技能和經驗」；時空因緣固然是不能控制的，而操之在我的部份如果掌握得比較好的話，最後小船的命運仍會有所差異，所以人為力量可以著力之處，我們還不努力加強嗎！其實個人的命運也是如此，沒辦法更改的客觀條件思之無益，而有辦法控制的範圍就要全力以赴，否則就算別人給你什麼幫助、或個人先天有什麼好條件，也都會給浪費掉。

延伸閱讀的教材裡有一篇〈力與美的遙遠典範〉(這是《奧林匹克的誕生》一書的序言)，裡面提到希臘文化的特色是特別重視人為的 *normos* (法律、習俗、傳統)。現在「全民英檢」一下，英文的「傻瓜」怎麼拼？i 開頭的那個單字—idiot！這個字來自希臘文，而在希臘文的原義，idiot 是指「對公共事務不感興趣的人」，由此看來他們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是其來有自的，因為他們認為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以捍衛自己的權利是常態，在此同時也意味著，每個人都要有健全的智能與批判標準，以及客觀上具備寬容與自由的言論環境，才能順暢的運作這種常態的競爭。雅典人很積極的去參與公共辯論、管理眾人之事，每個人又都很努力的培養思辨與批判能力，所以周圍的城邦做不到的，雅典做到了，那就是實行民主，雖然是歷史上的曇花一現，但仍然給予我們遙遠的餘溫。這也給我們一個啟發，民主的實行須要相應的文明水準，每個人都要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每個人的思辨與批判能力都要是很強的，每個人都有民主素養，面對每一件事物都能有所好惡與決定取捨，這樣才不會被政客所左右，才不會被買票，或別人說什麼承諾什麼都傻傻的相信，你會選最合適的人當你政治上的領導者，這裡牽涉到教育的問題與

文明的水準。

悲劇作為逆耳忠言

總而言之，不論是駕馭人生或邦國的船，我們需要的都是——努力增進我們的技能和經驗，不斷保持對環境的警覺，不斷向歷史學習，最重要的是拿悲劇當作逆耳忠言，激發自我反省與自我復甦的能力。所謂逆耳忠言，是很不好聽人們很不願意聽的，講什麼悲劇、亡國，不吉利嘛！我們中國人喜歡講吉利的話，幹嘛講那些令人不高興的事？然而，如果你經常沈浸在那些不高興的事裡，因而經常反省檢討、批判改正的話，事實上你就比較不會走到窮途末路的那一步。聽得進逆耳忠言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通常都愛聽順耳的、如己意的話，關於這一點我想到「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句話的來由。公元前 387 年，哲學家柏拉圖在雅典創立的 Academy(學院)是全世界第一所大學，到了晚年他想把學院傳給得意門生，在最後考較的時候有亞里斯多德和斯彪西波(Speusippus)兩位，亞里斯多德講的是自己的一套，還對老師的觀點多所批評；而斯彪西波則是對老師大加讚頌，你們知道最後 Academy 是傳給了誰？1 號亞里斯多德？還是 2 號斯彪西波？沒錯，正是 2 號斯彪西波。對於這件事，於是亞里斯多德講了這句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現在有誰知道斯彪西波何許人也？但大家都知道亞里斯多德，他還栽培出一個了不起的學生——亞山大大帝，那個年紀輕輕就幾乎征服了當時大半個地球的哲學家皇帝。柏拉圖也有他的弱點對不對？照理來講他應該要選亞里斯多德繼承學院才對！可見連不聽好聽的話都是很難的，哲學家有時也做不到，何況凡夫俗子，但越難越有吸引力，我們越要開發這方面的潛能、超克不可能。

真正勇敢的靈魂

最後要介紹的是柏里克利斯(Pericles)〈國殤講詞〉裡的一段話，〈國殤講詞〉全文在延伸閱讀教材的第一篇，延伸閱讀教材的第二篇〈2500 年前的民主主義〉一文裡也對他多所描寫。這次演講就怕我東一句西一句可能無法一一交待相關背景與詳述細節，所以印了厚厚一疊「有的沒的」，讓有興趣的同學在課後可以方便的自行閱讀。柏里克利斯曾被推崇為「奧林匹亞人」與雅典的「第一公民」，身為民選領袖的他，執掌雅典的「公民大會」將近三十年，他既賢明又正直，看

〈國殤講詞〉的內容同時也可知他甚有文采。柏里克利斯在陣亡將士的喪禮演講上說：「真正勇敢的靈魂，乃是那些在了解生命的苦痛與歡樂之後，猶能無畏地面對危難的人。」這是整篇講詞裡我最欣賞的一段話，也正好能和今天的主題有所契合。有些人作出犧牲生命的事只是暴虎馮河之勇，氣一衝上來、莽撞而為，並不是真正的勇敢，其中沒什麼智慧、道德可言；而有些人作出驚天動地的事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是由於他一生的修養陶鍊必定會作出來的選擇。這裡透露出來的意思是，什麼樣的人生才值得活？要深刻的沈浸在人世間最歡樂與最痛苦的事裡，領略所有的美好與醜惡之後，再無畏地面對危難、作出驚天動地的決定，這樣的人生才值得活，也只有如此才稱得上是真正勇敢的靈魂。比如說我們可以想想林覺民，他在他那個時代家境不錯，也娶得如花美眷，且嬌妻已懷有身孕，他如賴活下去也可得善終，但他為何選擇拋頭顱洒熱血，還寫了一封與妻訣別書，讓妻子哭斷肝腸？我想他就是真正勇敢的靈魂，他一定和摯愛的妻子度過了人世間最美好的時光，而他高貴敏感的心靈，在體受國勢陵夷社會腐敗幾至亡國的悲愴時，也一定有非常深沈的痛苦。在這樣的衝擊之後，他勇敢的去面對危難，作了一般人不會作的選擇。這啟發了我們，人活一世就是要盡情的生活，沈浸在最快樂與最痛苦的事情裡，要「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這是一定要的，同時也不要逃避痛苦，通過這一切的洗禮之後，做我們該做的事情，作我們選擇作的那種人，到了最後才可以對自己說，我們畢竟是真正勇敢的靈魂。

面對無法控制的未來，人們可能會有兩種態度，一種是冷漠或乾脆放棄；一種是自有主張與定見，對命運宣示：「我決定如此生活」。像我們從荀子那裡獲得建議，而作了「我選擇作怎樣的人」的決定時，你會發現作一個人也不是這麼渺小與脆弱。安提岡尼或伊底帕斯，他們面對的命運是無從抗拒的，但他們還是作了一些抗拒，你可以說他們是無謂的，然而他們終究活出了自己生命的光輝和精采。面對不可測的人生，我寧願去遵循荀子的看法，這樣我不須要請示神諭或算命，仍然會很有自信，因為我的人生方向已經決定了。

過去，教書的前輩曾說過，上課的時候如果教室裡有一、兩雙發亮的眼睛，那麼這堂課就值得講了。我要說的是，今天看到的發亮的眼睛超過了一、兩雙，是很多雙，特別感謝這些發亮的眼睛，也感謝大家。

附錄三

教育部第二梯次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劃 大學校院通識教育地區性巡迴講座

講題：希臘神話、人生與邦國

講者：國防大學中正理工學院

通識中心副教授張靜如

印發資料：

一、授課提要(p.1-p.5)

二、延伸閱讀：

1. 呂亞力、吳乃德編譯。〈國殤講詞〉《民主理論選讀》(台北：風雲論壇，民國八十九年九月)，頁 14-21。
2. Pierre Lévêque, 王鵬、陳祚敏譯。〈2500 年前的民主主義〉《希臘的誕生—燦爛的古典文明》(台北：時報文化，1994 年 5 月)，頁 154-157。
3. Pierre Lévêque, 王鵬、陳祚敏譯。〈雅典人的宗教生活〉《希臘的誕生—燦爛的古典文明》(台北：時報文化，1994 年 5 月)，頁 132-135。
4. 史瓦德琳著，吳姘容譯。〈力與美的遙遠典範(范吉歐推薦序)〉《奧林匹克的誕生》(台北：貓頭鷹，2004 年 7 月)，頁 3。
5. 〈神與人的系譜〉《我的人生很希臘》(台北：網路與書，2004)，頁 72-77。
6. 呂健忠。〈神界風雲，文明軌跡〉《我的人生很希臘》(台北：網路與書，2004 年)，頁 80-83。
7. 王甜甜。〈英雄、人性和命運〉《我的人生很希臘》(台北：網路與書，2004 年)，頁 84-87。
8. 羅錦鱗。〈酒神入戲—古希臘戲劇及其演出〉《我的人生很希臘》(台北：網路與書，2004 年)，頁 104-109。
9. Tony Allan 著，李健一譯。〈安蒂崗妮的反抗〉《英雄的勝利—希臘與羅馬神話》(台北：知書房，2004 年 6 月)，頁 61。